

我的土布情结

□施朝曙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每当念到这首诗，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当年母亲就着昏暗的灯光端坐在织布机前织布的情景，时而朦胧，时而清晰。

我的老家在唐先镇，历来有男耕女织、勤劳俭朴的民风。一家老小的穿衣布料几乎都由妇女织造。抗日战争时期，唐先的织布业曾有过辉煌的一页。那时，唐先有500多台手动木制织布机。农闲时光，大街小巷到处可以听到织布声和纺车声。织布机尤以二村、三村最多，直到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织布声、纺车声才逐渐销声匿迹。土布色样也由单一的白色土布发明派生出花色布。主要花色有：芝麻花、虎皮花、柳条花、大格子花、小格子花等品种，畅销于义乌、东阳、磐安、缙云、武义、金华等地。

小镇的染坊也因此一度生意火爆，开始设在一丈街，扩容后迁至上山街道的老祠堂。除印染各色土布外，最多的还是有龙凤呈祥、各色花卉点缀的“百花被面”。姑娘出嫁，那是不可或缺的嫁妆之一。

我记得，染坊有好几口大染缸，终年飘浮着靛青色泡沫，它是儿童腮腺炎的克星。涂上它就成了大花脸，虽然难看，但不用打针、吃药，过几天就能好。唐先土布一度声名鹊起。每当集市，老市基、上山街道几十个布摊一字排开，购销两旺，一些布商还到此批发贩运。期间，唐先织布业是部分农户的重要经济收入。

我和兄妹都是穿着母亲亲手纺织的土布衣长大的。襁褓时光穿的是土布缝制的连身衣、连袜裤、小肚兜，成年后穿的是各色土布衣。从款式上看，虽比较单一，但便于穿着和劳作，实惠耐用。从中也体现出祖先的品格和智慧。

多数农家是老大穿了老二穿，缝缝补补，穿了一水又一水。睡觉盖的是土布做的被子，虽粗糙，但暖和。就连上学拎的书包也不例外，都是由各家自己缝制的土布包，两根带子一束一松、开合自如，倒也十分方便。这种袋子出门办事还可以装干粮等东西，因此又有了个名字叫“干粮袋”。

我当民办教师时拍的第一张照片中，穿的就是用藏青色土布制作的中山装，看上去厚实、凝重。不知情的，还以为毛呢衣料呢。父母亲健在时，对棉胎、土布被情有独钟，反而不喜欢羽绒、羊毛被之类的。家里有一整套祖传的纺纱、织布的木机械，从去籽机、纺车、织布机等等，一应俱全。追溯起来历史悠久，相传为纺织始祖黄道婆发明，后经历代能工巧匠不断改进而成，终为后人造福。母亲和妯娌四人，各有所长。而作为大嫂的母亲擅长织布，在村里也算得上一把好手。



由于事关一家大小御寒之需，父亲也丝毫不得懈怠，一亩多自留地全部用来栽种棉花。从选种、育苗、除虫等管理一刻也不放松。好不容易等到棉桃绽放之际，那就一家大小都要上了。既要抢晴天保证采摘的棉花不被淋湿，又要小心翼翼地不让杂物掺入其中。晾晒去籽后送到离家不远弹棉花的小作坊制作纺纱棉条。虽不起眼，但也可以算得上几代人传承的百年老店了。负责脚踏木机的是智障的兄妹俩，常年劳作，就像一对从不知疲倦的小毛驴。不善言辞，但人很和善。开始，我们还有点害怕。但去多了，彼此就熟悉了。有时，我们也会爬上工作台，帮他们踩上一阵子，会赢得老大难得的一笑，算是答谢吧。而其母则将弹蓬松的棉花像切豆腐一般，切成2厘米左右厚的皮棉，辅以小竹竿搓成约一尺长短、拇指粗的空心棉条，就可以纺纱了。

纺纱既是力气活，更是技术活。当年缠着小脚、年逾古稀的祖母也不愿享清福，时常帮人纺纱。老人家坐得稳稳当当、心平气和，左右手快慢匀称、配合和谐。哟！左手逆时针摇动纺车、右手缓缓抽线；又嗡的一声，左手顺时针摇动纺车，右手快速上线，只见纱线像剥茧抽丝般，在老人的食指与中指之间，无穷无尽地抽出来。线缠在竹锭子上，线穗子在嗡嗡嘤嘤声中不断胀大，看得我心里痒痒的，跃跃欲试。

这时，善解人意的祖母会放手让我玩上一把。可是，纺车一到我手里就似乎翻了脸，成了顽皮的孩子，难以驾驭。一会儿，线儿打结；一会儿出来的线粗的粗、细的细；一使劲，线头又断了，弄得我手

忙脚乱、满头大汗。好在宽厚的祖母丝毫没有责怪之意，而是轻声地说：莫急、莫急，静下心来，多练几次就会了。真的，老人家的话确实灵验，当我静下心来，重新摇动纺车时，就觉得顺手不少。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我居然也有点像模像样了。

而母亲只能在忙完洗洗刷刷、安顿我们兄妹几个睡下之后，就着豆大的油灯，摇动纺车。此时，摇动的车轮、旋转的锭子，发出嗡嗡嘤嘤的声音，就像母亲时常哼的古老歌谣，好像催眠曲一般，我们很快安然入睡了。往往一觉睡醒，映入眼帘的还是孤灯之下坐在纺车跟前辛勤劳作的母亲的身影。而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们都还在梦乡当中，母亲已悄然起床忙开了。真不知看似羸弱的母亲怎么会蕴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她从不叫累，更不喊穷！母爱无疆，我一时泪眼模糊。

而后，经过挂浆、并线，林林总总的线团奇迹地变成一袭雪白瀑布，终于可以上架了！小镇中街一段笔直的石子路成了纺织娘们最佳选择：一面是龙门机架、一面由底下铺着稻草把的半扇磨盘牵制。母亲铆足了劲，有条不紊地操纵机架上的木质绞盘缓缓地把这雪白的棉纱引入机杼、卷进绞盘。接下去，该是母亲再显身手的时候了。机房里，机声阵阵，母亲端坐织布机前，心无旁骛，表情肃穆。只见她两手左右开弓，布梭像顽皮的小泥鳅，在纱河里来回快速穿行，双脚踩着踏板牵引机杼，像在弹奏和谐乐章。瞬间，哗的一声，一大段布匹好似魔术师玩弄戏法般地降临了，将年少的我看得眼花缭乱。

母亲的织布技艺胜人一筹，她织的布坚实耐穿、鲜有瑕疵，而且能织出多种花色。因此，很受乡邻的青睐。自家的布织完了，她还常被乡亲请去织布，有时还真有点应接不暇。遇到伙食好一点的人家，还会带我或妹妹去蹭顿饭、打打牙祭。

退休后，闲来无事，我学起了太极拳。只是学而不精，几年下来，还是太极操的水平。好在坚持，也觉得获益不少。细想起来，太极拳与古人纺纱、织布的要领颇有些相似之处：一手摇动纺车、一手抽线，连绵不断，不正是“倒转肱”吗？再摇纺车，上线，连贯为一，犹如“白鹤亮翅”。而手脚并用，一气呵成的织布方法与“云手”又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均强调“中正、心平气和”，突出一个“静”字，也是如出一辙。

晨光易逝，沧海桑田。古老的土布早已被喇叭叽、灯芯绒、化纤等材质的布料所取代。但我家还珍藏着母亲亲手编织的一块花土布，它浓缩着老一辈以及古人的一段勤劳、节俭、智慧的农耕文化，是一缕永远抹不去的乡愁和亲情记忆。

陈亮与周葵

章礼荣

对陈亮一生影响较大的一个重要人物叫周葵。周葵(公元1098年~1174年)，字立义，号荆溪，晚号惟心居士，常州宜兴人。周葵26岁为进士，一直在朝和地方做官，有知识，有人脉，正直谨慎，官运亨通，一路飙升到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

两人的相识，源于陈亮所撰写的《酌古论》一书。陈亮在少年时期，博览群书，刻苦钻研，在十八九岁时就完成了《酌古论》。此书共4卷21篇，分别对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吕蒙等19位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进行点评，找出他们在军事、政治上的许多失败原因，设想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失败。

时任婺州郡守的周葵看到《酌古论》后，大为惊奇：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人物，对历史名人了解得如此透彻。于是，他急忙令人把陈亮找来，谈论辩论。谈话后，周葵认为陈亮是一位难得的人才，称：他日国士也。

不久后，周葵就把陈亮请到周府，以“上客”的待遇对待陈亮。他对陈亮爱护有加，赠送《大学》《中庸》两本书，并对陈亮说：读此可精性命之说。他还嘱咐陈亮尽心阅读钻研，凡是上门来讲事的官员、学士，周葵都要让他们与陈亮相见。在此期间，陈亮眼界大开，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借此机会不断磨砺自己，正如一把刀遇到了一块上好的磨刀石，把自己磨砺成更加锋利，更有光芒。

石，把自己磨砺成更加锋利，更有光芒。

陈亮在周府前后住了三年。公元1164年，皇帝提拔虞允文、陈康伯为相，是年67岁的周葵经批准加大学士衔，告老还乡。陈亮也因“父母愿其有室，而命之归也”。

关于陈亮与义乌何氏的姻缘，或许也与周葵及《酌古论》有关，其介绍人是新娘何氏的叔叔何茂恭。何氏是义乌的名门望族，而何茂恭与周府多有来往。何茂恭一直想为侄女寻找一位中意的青年才俊，暗暗地相中了陈亮。但是，新娘何氏的父亲何茂宏，却觉得陈亮出身贫寒，一介布衣，有失门当户对，因而迟迟没有答应。在江西为官的何茂恭则力主将侄女嫁给陈亮，多次来信催促哥哥应允这门亲事。最终，在何茂恭的极力劝说下，公元1166年正月，陈亮前往义乌与何氏完婚，陆续生育了五个儿子。

何茂恭死后，陈亮非常悲痛，在《祭何茂恭文》中写道：呜呼！昔公于某，面未覿而神已交，语言未通而肺肝相与，誉之诸公之间，妻以其兄之女。

匪伤其私，我心独苦，尚想音容，有泪如雨！从祭文中，不难看出陈亮与何茂恭虽未识一面，却意外投缘。

在抗金问题上，陈亮却与周葵有严重分歧。陈

亮是坚定的主战派，多次上书南宋皇帝要求北伐，夺回被金人占去的大好河山。而周葵自南宋政权成立以后就主张与金人和议。虽然两人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但笔者始终没有发现史料中有记载二人为此的争论。想来，陈亮是个聪明人，不会对这位恩师发怒。

周葵位高权重之时，陈亮曾写信向其推荐过四个人，他们分别是：时任於潜知县的叶衡(金华人)、胡权(缙云人)、王衡，还有一个是时任永康县尉的孙伯虎。

周葵告老还乡十年后就去世了，得知消息后，陈亮非常难过。虽然两人在抗金问题上观点不合，但周葵毕竟是有恩于自己的人，同时又是一位道德高尚、敢于直言的人，他曾多次想要前往吊唁。迫于那时陈亮家境贫寒，又加上陈亮的父亲在周葵死的前一个月也不幸去世，重孝在身，不便走动。

最关键的是，陈亮羞愧于十年过去，自己却仍然没能考取功名，辜负了恩师的期望，深感没有脸面见到恩师在天之灵，辜天负地，长恸失声。

于是，陈亮一边为父守孝，一边流着眼泪写完《祭周参政文》，以此感怀恩师对自己的关心爱护，回忆自己在周府那段时光，诉说近几年家运不幸，说明自己没有看望恩师的原因等。